

菲尼克斯/凤凰^{*}

——新神话的诞生

罗 活

摘要: 外语初学者须依靠字典检索与外语词汇对应的本文化词汇,然而字典亦是人造产物,它并非语言转换精确性的绝对保证,词义阐释往往体现出不同社会历史语境下不同身份的编纂者对于两种文化关系的认知心态与模式。词汇的阐释方式可以为学习者提供新灵感,为一个文明的发展注入新元素。“菲尼克斯/凤凰”作为一组同义词,诞生不过百年时间,背后的文化酝酿却至少始于18世纪。经过了传教士、商人、学者、文人和字典编纂者的共同作用和交互影响,它们的同义关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得以确立,并借助郭沫若的新诗激发出新的神话叙事。以菲尼克斯/凤凰为个案,梳理两者同化的历史脉络,观察一组词汇如何从相距遥远到合二为一,彼此替代,并且发展出一套全新的神话叙事,有助于深刻理解中西文化交流的复杂过程。

关键词: 菲尼克斯; 凤凰; 新神话; 郭沫若

Abstract: Dictionaries are effective tools to help people understand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However, a dictionary compiled by humans cannot guarantee the absolute accuracy of the language conversion. Semantic interpretation often reflects the mentality and cognitive models of editors of different identities regar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cultures in different social and historical contexts. The juxtaposition of words provides learners with new inspiration and add new elements to cultural development. “Phoenix/Feng-Huang”, as a pair of synonyms, appeared only a hundred years ago, but the cultural preparation behind it began at least in the 18th century. Through the interaction and influence of missionaries, businessmen, scholars, literati and lexicographers, their synonymous relationship was established at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and new mythological images were inspired by Guo Moruo’s poem *Nirvana of the Phoenix*. The article takes Phoenix/Feng-huang as an example, sorts out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their assimilation, observes how a set of vocabulary develops into synonyms, and derives a new set of mythological narratives. This will help us deeply understand the complex proces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al exchanges.

Key words: Phoenix; Feng-Huang; new myth; Guo Moruo

* 菲尼克斯即 Phoenix,当代字典统译为凤凰,为避免混淆,下文采用该词的音译。

作者简介: 罗湑, 北京大学外语学院法语系副教授。研究方向: 中法比较文学与文化、法国戏剧史与戏剧理论。电子邮箱: luotian@pku.edu.cn。

一、“凤凰涅槃”

1920年1月30-31日,留日青年学生郭沫若在《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发表了新诗“凤凰涅槃”。1921年8月,该诗被收入新诗集《女神》,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作为“创造社丛书”第一种图书,诗集极为畅销,反响巨大。闻一多推崇道“忽地一个人用海涛底音调,雷霆底声响替他们全盘唱出来了。这个人便是郭沫若”(1923b: 7)。“凤凰涅槃”乃是诗集中脍炙人口的名篇,诗中写道“除夕将近的空中,飞来飞去的一对凤凰,唱着悲哀的歌声飞去,衔着枝枝的香木飞来,飞来在丹穴山上。”(1982: 34)雄鸟凤哀叹着俗世的痛苦不幸,雌鸟凰叹息着人间的暗无天日。在众鸟的围观之下,凤与凰投身于烈火之中,“我们更生了。我们更生了。一切的一,更生了。一的一切,更生了。我们便是「他」,他们便是我。我中也有你,你中也有我。我便是你。你便是我。火便是凤。凤便是火。翱翔!翱翔!”(43-44)凤与凰在烈火中重生,欣喜,华美,芬芳。它们自称火的化身,赞美和谐、自由与永生。钱钟书先生认为“凤凰涅槃”乃是郭沫若创造的新词,这种说法似乎确有道理,^①我们借此可理解诗序中为何会出现这番说明文字“天方国古有神鸟名‘菲尼克司’(Phoenix),满五百岁后,集香木自焚,复从死灰中更生,鲜美异常,不再死。/按此鸟殆即中国所谓凤凰;雄为凤,雌为凰。《孔演图》云‘凤凰火精,生丹穴。’《广雅》云‘凤凰[……]。雄鸣曰即即,雌鸣曰足足’”(34)。诗序的意图显然在于解释“凤凰涅槃”的来龙去脉,以便读者理解。然而这番说辞并不足以消除读者的困惑,疑问大多集中于两点:其一,凤凰虽有火精之称(李昉等4591),却无“浴火重生”之说,后者实为菲尼克斯所独有的传奇;其二,译自梵语的“涅槃”本意为“入灭”“圆寂”,与重生、复兴之意相距甚远,此处的用法可谓诡异。那么郭沫若从哪里获得凤凰即菲尼克斯的灵感,这当真是诗人前无古

^① 根据黄永玉在“北向之痛——悼念钱钟书先生”一文中所言,钱钟书先生曾说“凤凰涅槃”是郭沫若“1921年自己编出来的一首诗的题目。三教九流之外的发明”。见《当代学生:探秘》Z2(2004):26。陈福季在“夜读拾零”中对钱钟书先生的说法做出细节更正,为郭沫若正名,但并未否认“凤凰涅槃”是郭沫若的创造。参见陈福季“夜读拾零”,《书屋》7(2015):55-56。此后数人发文反驳陈福季文,如纪景超“与陈福季先生商榷”,见《书屋》1(2016):69-70,但只是证明了1985年8月第一版中文版《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三卷138页有“凤凰”词条。在这场争论中,对于郭沫若创造“凤凰涅槃”一词之事,似乎尚无人反对钱钟书先生的意见。

人的奇思妙想,抑或背后其实早已有据可循?^①

二、平行的神话

中国有关凤凰的描写可追溯至《诗经》与《山海经》。历史典籍中凤凰的意象并非恒定不变,凤凰神话谱系融合了多样化的叙事元素:其原型可上溯至先民的鸟类图腾崇拜,后逐渐被各种民间传说所充实。凤凰最具辨识度的特征包括:一、其原型为野鸡或山鸡,后形象日趋复杂,最终演化为多种现实及虚构物种的复合体,如郭璞所述“鸡头、蛇颈、燕颌、龟背、鱼尾、五彩色,高六尺许”(345);二、《春秋孔演图》等古籍提及凤凰与火的衍生关系,源头或可追溯至远古初民的火崇拜或太阳崇拜;三、凤凰象征着社会安宁、政治清明。如《山海经·南次三经》所言“有鸟焉,其状如鸡,五采而文,名曰凤皇,首文曰德,翼文曰义,背文曰礼,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鸟也,饮食自然,自歌自舞,见则天下安宁。”(袁珂 16)四、凤凰在民间逐渐演绎为雌雄相伴,象征阴阳调配的和谐关系:先有龙凤图腾,象征父系权力与贵族女性的结合;汉朝后渐又形成凤与凰的配偶关系。

与中国域内的凤凰传说平行,从北非至西亚、欧洲,菲尼克斯的传说同样历史悠久。19世纪30年代,德国作家爱德华·雅高毕(Eduard Jacobi, 1796-1865)编撰的《世界神话词典》(*Dictionnaire mythologique universel*)对菲尼克斯的神话进行了总结,其中一种版本称其为“一种虚构的鸟类,据埃及人所言,每五百年从阿拉伯半岛飞回尼罗河畔太阳城(Héliopolis),对父亲尽最后一次孝道,用没药香将父亲包裹。它形似老鹰,羽毛发出紫金光芒(希罗多德语)”(394)^②。在此基础上,雅高毕罗列了多个不同的叙事版本:一、当菲尼克斯自觉寿数将近,便会在阿拉伯半岛择地筑巢置入生殖官能,随即巢中飞出年轻的菲尼克斯,它在太阳神祭坛上将父亲焚葬(塔西佗版本);二、每只菲尼克斯相隔7600年都会飞往埃及赴死(泽采斯^③、普林尼及奥维德版本);三、菲尼克斯500岁之时会为自己垒起香木堆,自居其上而死,重返青春的神鸟随即从净化的尸身中飞出,用没药香料包裹遗骨,带去埃利奥波利斯焚葬;四、菲尼克斯的巢在尼罗河之源,即将去世等

^① 有关凤凰与菲尼克斯的异同,众多学者已有全面深入的研究,本文仅简略介绍。佛教用语涅槃与菲尼克斯、凤凰的结合体现了至少三种文化元素的融入,该问题也有不少学者提及。本文受篇幅所限,仅关注菲尼克斯与凤凰两词的混同过程。

^② 本文未标明译者的译文,系作者自译。

^③ 泽采斯(Jean Tzetzés, 1110-1180),拜占庭语法学家、诗人,博览群书。

待新生之际,它如天鹅般唱响死亡之歌(斐洛斯脱拉德^①版本);五、与菲尼克斯类似,波斯文明有神鸟“席穆夫”^②的神话,印度文明则有神鸟“赛曼达”^③的传说。与凤凰神话一样,源自埃及的菲尼克斯神话也相当驳杂,各家叙述不乏矛盾之处,其中较为统一的特点包括:一、其原型为鹰;二、它每隔500年(或曰7600年)都会浴火重生,重返青春;三、菲尼克斯仅有一只,不分雌雄,单性繁殖;四、菲尼克斯亦是吉祥之兆(Jacobi 394)。

将凤凰与菲尼克斯两种神话彼此对照可以看出,两者相似之处在于皆属神鸟,为吉兆,神话源头或与火崇拜相关,羽色华丽耀目,偏好栖息特定植物(凤栖梧桐,菲尼克斯则好没药)。两种神鸟的外形与习性虽颇为相似,在文化层面却呈现出深刻的结构性差异。首先是寿数与神性:中国神话并未提及凤凰之死,它仿佛与天地共生同寿,“民因歌之曰,凤凰于飞,其羽翼翼,渊哉圣后,其龄万亿”(李昉等 4593);菲尼克斯却并未超越生死轮回,按照规定仪式于生死之间规律性循环往复;其次是性别与繁殖:凤凰(龙凤)雌雄相伴,象征阴阳调和;菲尼克斯则仅有一只雄鸟,单性繁殖,母系缺失及浴火再生的神话隐含对父系血脉纯正性的强调。通过对比,可以发现两种文明对于生死繁衍等人类基本问题的差别态度以及对永生神性的不同想象。只是,本文的意图既非对凤凰/菲尼克斯进行哲学研究,亦非探索两套神话谱系的潜在共源性。^④无论凤凰与菲尼克斯可否从上古崇拜中寻找共同源头,经过数千年的地域文明浸润,它们已然演变为迥异的语言符号,承载着不同的神话叙事,这应是不争的事实。那么在郭沫若创造“凤凰涅槃”之前,凤凰与菲尼克斯之间是否已经存在着碰撞与交叉,是否有一段历史为它们未来的结合提供铺垫?

三、词语的并置

事实上,欧洲东方学者和汉学家们早已注意到中国的凤凰传说。17世纪末著名的耶稣会士、德国东方学者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 1602-1680)曾在《中国图说》中提及凤凰:“我们在中国找到了其他国家见不到的某些鸟类[……]有一种鸟美妙绝伦,据言若现身人间,对皇家乃是不祥

① 斐洛斯脱拉德(Philostrate, 约3世纪上半叶)是用希腊语写作的罗马诡辩派哲人。

② Simorg(又作Simurgh/Simorgh等)是波斯神话中的圣鸟。

③ Le Sémendar(又作Semenda)是印度神话中的鸟类。

④ 学者龚维英曾列举众多文本,证明凤凰与早期的火崇拜或太阳崇拜存在关联。参看龚维英“东西方凤凰涅槃比较研究——对神话中的日、火、鸟关系之综合考察”,《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1988):65-73。

之兆。雄鸟名叫凤(Fam),雌鸟名唤凰(Hoam)。它们在与北京毗邻接壤的丹穴山(Tan)和梧桐(Lao-tung)上筑巢。它们的头部好似孔雀。中国诗人这样描述说:它们的肩部代表美德,双翼代表正义,腰部代表顺从,身体其余部分代表忠诚。据说这是一种圣鸟:它前行时仿若犀牛,后退时好似麋鹿,其尾部类似公鸡尾羽,头部与龙头无异,它双足仿佛龟足,羽翼五彩斑斓,甚而据说是从群鸟身上采集编织而成。达官显贵和王公贵族惯于在衣服上用金线绣出它的形象,为了表达某些意义或作为他们的象征。我可以毫不为难地说此鸟非他,乃吾国之孔雀尔”(Kircher 263)。《中国图说》的很多内容属道听途说,基歇尔的转译引述中常有错谬。而上述引文虽存在明显谬误,却仍可看出其基本信息并非凭空臆想,大多出自《山海经》。错误姑且不论,基歇尔的记载其实传达出一个信息:即早在17世纪下半叶,凤凰的神话已经传播到欧洲。值得注意的是,基歇尔丝毫没有意识到凤凰与欧洲人熟知的菲尼克斯之间的相似性,完全无意将两者比对。他仅仅强调了凤凰与孔雀的共性,并误将神话之鸟视为现实物种。至于凤凰之名的翻译,基歇尔采用的是音译法,即用拉丁字母标注为Fam和Hoam。

虽说17世纪下半叶凤凰已为少数欧洲人所知,直至18世纪,听说过它的欧洲人还是极少,中国文化爱好者亦然。1739-1740年,法国作家达尔让侯爵(Marquis d'Argens,1703-1771)发表了书信体小说《中国人信札》。与彼时欧洲流行的诸多“东方”作品一样,小说虽以中国命名却与现实中国无关。有趣的是,达尔让侯爵在书中倒是谈起过埃及的菲尼克斯,对中国的凤凰反而只字未提(Argens 98)。达尔让的好友、一度向往中国文化的伏尔泰在《巴比伦公主》(1768)中也描写过著名的神鸟菲尼克斯。在他笔下,菲尼克斯的外表是典型埃及式的“它个头如老鹰般大小,但是鹰眼有多么傲慢,咄咄逼人,它的双眼就有多么温柔慈爱。它的喙是玫瑰色的[……]它的颈部集中了7种虹彩,却更加鲜艳夺目。羽毛闪烁着金光和千万种细腻的光泽。它的双足呈现银色和紫红色。即便是为朱诺驾车的美艳大鸟的尾羽也远不如它的尾羽绚烂”(Voltaire 373)。可见达尔让与伏尔泰只知菲尼克斯而不知凤凰,这种情况大致可代表18世纪多数欧洲文化精英的普遍状态。

而同样是在18世纪,以耶稣会传教士为代表的早期汉学家开始注意到凤凰与菲尼克斯之间的相似性。1735年,法国耶稣会士杜赫德(Du Halde,1674-1743)编撰的《中华帝国全志》影响深远,其中出现了这样的描述“这位王子因其天性的温柔与美好赢得了人民的敬重与爱戴:人们宣布说他登基之日出现了Fong Hoang,这被看作是盛世王朝的预兆,因为据中国人讲,只有君主贤明之时,这种奇妙的鸟才会现身。这Fong Hoang极

为罕见,是神话之鸟,有些类似我们的菲尼克斯:根据中国人的绘画,它形似老鹰,而不同之处在于它的色彩绚烂夺目”(Du Halde 279)。就目前所掌握的资料,这段文字应该是欧洲人中将“凤凰”与“菲尼克斯”相提并论的较早个案。但是《中华帝国全志》提及菲尼斯克并非为了与凤凰进行比较,只是借此帮助欧洲读者理解、想象中国的神鸟罢了。1779年,法国耶稣会士钱德明神父(Joseph-Marie Amiot, 1718-1793)在《中国古今音乐考》中也有类似的并置:“Foung-hoang(类似我们的菲尼克斯的鸟),在雌鸟的陪伴下,突然栖息在旁边的树上,雄鸟唱出六音,雌鸟唱出另外六音[……]”(Amiot 86)。虽然拼写方式略有差异,但《中华帝国全志》作者与钱德明都采用了音译法标注凤凰之名。他们尽管提及了凤凰与菲尼克斯的相似性(钱德明强调了凤凰具有雌雄双性),却无意将两者混为一谈。有了上述先例,欧洲人介绍凤凰之时常常会借用菲尼克斯帮助读者理解,但两者并不曾出现混淆。直至1839年,法国东方学者纪尧姆·波蒂埃(Guillaume Pauthier, 1801-1873)仍然沿用钱德明的翻译与注解方式来介绍凤凰:“叫作Foung-hoang的鸟(神话之鸟,中国的菲尼克斯,只在贤明君主治下出现)出现了。就是这种鸟,以各种方式的变体,成为达官显贵华服上的辨识标志”(Pauthier 30)。

四、混同与篡改

18世纪欧洲东方学学者对于“凤凰”的译介方式是审慎的,倾向于使用音译,保持汉字的发音。而随着19世纪中西交通日趋频繁,形形色色旅行者的文字逐渐表现出率性。1804年,率团访华的英王特使马戛尔尼的游记中可以读到这样的句子:“人们用五彩丝绸绣出一只想象的神鸟,即中国的菲尼克斯。”(Macartney 252)如果说东方学学者仅仅使用菲尼克斯为凤凰进行注解,那么在马戛尔尼游记中,凤凰之名已然消失不见,它获得了一个新名称——“中国的菲尼克斯”。有意也罢,无意也罢,用“中国的菲尼克斯”覆盖或替代“凤凰”之名,意味着用欧洲认知体系与叙事模式对中国神话进行重新整合,以欧洲文化坐标对其重新定位。“名”的替换仅仅是表象,一旦“凤凰”为“菲尼克斯”替代,“凤凰”所承载的神话叙事与历史信息必然会被“菲尼克斯”占据。即便有形容词“中国的”加持,人们仍免不了产生错觉,或将“中国的菲尼克斯”视为菲尼克斯的旁门支系,或将两者视为同一,导致两个迥异的词汇发生语义重叠,甚至完全混为一谈。类似的情况在19世纪并不少见,譬如:1848年,在一部产品目录中,法国编者使用菲尼克斯一词指代所有中国手工制品上出现的凤凰图案(Hedde

278-281); 1850年,美国作家彼得·帕雷(Peter Parley, 1793-1860)的著作《中国与中国人的历史》译成法文出版,书中写道“据说统治中华帝国命运的4种神兽分别是鹿、菲尼克斯、龟与龙”(Parley 75)。19世纪英法日常用语中,凤凰之名常常遭到隐匿,菲尼克斯的称呼已堂皇地取而代之。连学者的态度也有所改变,譬如上文提到的汉学家波蒂埃,在1858年出版的《四书》法译本中,便直接用“菲尼克斯”来指代中国的“凤”。^① 1886年,法国船长列昂·胡塞(Léon Rousset)在游记《穿越中国》中也非常自然地用“菲尼克斯”指代“凤凰”:“这也是一种皇家动物。如果说龙代表皇帝,菲尼克斯就是皇后的象征,前者意味着力量、权力与美德,后者意味着优雅、美貌与善良。这是一种外形高雅的鸟类,羽毛光彩夺目,渐变融合的五彩鲜艳明亮,歌声委婉温柔,好似笛声。[……]我们只能在古代诗人的描写中看到它们,他回答说。它们最后一次现身好像是在孔子的时代。”(Rousset 119)随着凤凰之名被菲尼克斯反复取代,张冠李戴的不断重复最终演变为约定俗成的语言惯例。

五、混同的合法化

欧洲民间以菲尼克斯替代凤凰已是常态,然而“菲尼克斯”与“凤凰”的同化现象只有从民间语言转入官方语言,即得到字典及百科全书的认同之时,才意味着盖章生效,正式获得合法地位。事实上,与旅者和商人相比,语言学家的态度更加审慎。1813年,法国东方学家傅尔蒙(Fourmont l'aîné)的弟子小德经(Joseph de Guignes, 1721-1800)编纂出版了《汉法拉丁文词典》(*Le Dictionnaire chinois, français et latin*),其中汉字“凰”的注释中写道“鹰,雌鹰”(aigle, la femelle d'un aigle)(Guignes 49)。1815年,苏格兰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1782-1834)在澳门出版了《华英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第一卷。这部字典通常被视为世界上第一部汉英字典。字典第一卷中也有关于凤凰的词条“a pair of birds, apparently quite imaginary, the latter is the female. They are, when they appear, ominous of peace and happiness. The female is said to have the head of a fowl, the neck of a serpent, the chin of a swallow, the back of a tortoise, and the tail of a fish. It is particoloured, and six cubits high. These birds come from 丹穴山 Tan heuë shan, ‘Tan-heuë hill.’”(Morrison 213)。

^① Guillaume Pauthier. *Les quatre livres de philosophie morale et politique de la Chine*. Paris: G. Charpentier, 1858.

从这2部字典的注释可以看出,19世纪初的汉英、汉法字典中,凤凰与菲尼克斯之间仍未形成任何关联。英法字典编纂者们承袭了“凤凰”的音译法,释义也多沿用中国典籍记载。

情况在19世纪下半叶发生了改变。1877年,阿默兰(A.-M. Hamelin)主编的《汉法初级字典》(*Dictionnaire alphabétique chinois-français de la langue*)在巴黎出版。阿默兰开始把“菲尼克斯”带入对凤凰的注解“鳳, Fòng, 鷹 / 鳳凰, Fong-Kouang, 鷹, 菲尼克斯”(Hamelin 161)。如果说在阿默兰的词条中,菲尼克斯只是对凤凰的注解之一,那么由著名汉学家顾赛芬神父(Séraphin Couvreur, 1835-1919)编撰、1884年天主教传教会(Mission catholique)在中国印刷出版的《法汉字典:含汉语常用词汇》(*le Dictionnaire Français-Chinois contenant les expressions les plus utilisées de la langue mandarine*)则更加直接。编写者简单明了地在词条中写道“菲尼克斯(Phénix), 鳳凰, Foung hoang”(Couvreur 1884: 697)。当然,这种简单化的注释方法或许与字典的篇幅限制不无关系。1890年,天主教传教会印刷出版了顾赛芬编撰的另一本汉法字典(1903年再版)。这本字典中用法语对汉字“凤”做出更为清晰的解释“鳳(Foung) 雄性菲尼克斯, 吉兆神鸟, 鸡头, 燕颌、蛇颈、鹤身, 羽翼五彩色[……]”(Couvreur 1890: 90);“凰(Hoang) 雌性菲尼克斯。被描述为鸡头、蛇颈、燕颌、龟背、鱼尾。其羽毛色彩丰富, 身高六尺”(153)。与前一本书字典相比,此处注释引用了郭璞对凤的描述,内容更为充实。但作者并未改变初衷,仍然在凤凰与菲尼克斯之间画上了等号,只不过在使用菲尼克斯冠名凤凰之时,又吸纳了凤凰雌雄异体的特征。事实上,雄性菲尼克斯的说法似乎意味着菲尼克斯也具有了两种性别,愈发造成两者的混淆。

如果说19世纪中期以来,字典编纂者在凤凰与菲尼克斯之间画上等号的同时,又在注释处理上持相对谨慎的态度,那么到了20世纪初,欧亚语言学家编纂的法汉、英汉、德汉字典乃至英汉日鲜字典中,菲尼克斯和凤凰几乎无一例外地彼此正式替代,互为注解,并且鲜有补充说明。此处仅以几部重要字典为例:1903年,耶稣会士华克诚(Auguste Debesse, 1851-1928)主编的《法汉字汇简编》(*le Petit Dictionnaire Français-Chinois*)中,“phénix”的注解写道“凤凰 fong hoang”(Debesse 406);1905年,杨少坪主编的《增广英字指南》中,“凤凰”词条解释如下:“凤凰 phoenix 非纳乙克史”(61);1906年山东兖州府天主教传教士编撰的《德华字典》(*Deutsch-Chinesisches Hand-Wörterbuch*)的注释可谓直截了当“Phönix 凤凰”(677);191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陆伯鸿等主编的《法华新字典》第五版(初版为1910年),其中“phénix”一词注解为“凤凰,不死之鸟,绝伦

之人,南方之星。Le phénix des beaux esprits,出类拔萃之人”(404);1917年,李珣、金光淳主编的《日鲜华英新字典》在新旧书林出版,编纂者用日英双语对汉字“凰”做出解释“凰,羽虫长、丹穴鸟雌凤(阳)凰鸟。The female Phoenix”(25);等等。

无论是为了克服翻译困境,还是为了寻求信息传递的便捷,各语种的字典编撰者们大多采纳了凤凰即菲尼克斯的简单等式。字典使用者通常都是外语初入门者,他们往往缺少反思质疑字典注释的意识与能力,会机械认同字典的无上权威。故而凤凰即菲尼克斯的合理性与权威性也会被他们轻易接受。随着外语学习在现代生活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该等式将在越来越多的外语习得者意识中成为不可撼动的天然定理,这会对文化关系带来怎样的后续影响,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倘若凤凰与菲尼克斯的混同最初只是早期语言译介者为了图简便而忽略准确,属于填补语言空白的权宜之计,逐渐地,另一些人却尝试为此提供学理依据,将凤凰正式收编进菲尼克斯的神话体系。1874年,法国巴黎附近的勒瓦鲁瓦(Levallois)举办了一次东方学学者研讨会。会议简报称:“一切有关菲尼克斯的神话,正如这种神奇而神秘的鸟类本身一样,都源自埃及[……]埃及传统中保存了它4次现身的记忆[……]菲尼克斯,独此一只,从灰烬中再生,长寿,在希腊罗马人那里常常成为比较的主题。中国人也知道菲尼克斯:他们把它叫作太阳鸟。它在少昊帝统治之初曾在中国人那里出现。”(Congrès 323-324)欧洲东方学家们见诸文字的这一集体结论,仿佛在正式宣告,独一无二的菲尼克斯穿越历史,跨越地域,凤凰仅仅是中国对它的别称罢了。这个结论使得凤凰即菲尼克斯的观点获得了貌似可靠的学术支持。

六、逆向构建

语言不是被动的,它具有主动性,可以导致思想发生变化。20世纪初,经历过两百年的相遇与碰撞,菲尼克斯与凤凰在词语层面已然合二为一,并借助字典和百科全书被人们广为接受。在日渐趋同的背后,它们各自在宗教、伦理、哲学层面所代表的单性崇拜-阴阳和谐、生死轮回-生命永恒等重要差异逐渐遭到遮蔽或隐匿。凤凰即菲尼克斯的公式似乎给文字翻译与文化交流带来便利,使不同地域文明的知识谱系之间形成直接的一一对应关系,确是颇为实用的权宜之计。而一旦在两个相异的词语符号之间强行画上等号,便会导致其所指的历史与文化意义发生置换或合并,进而影响语言使用者的认知、想象与思考方式,有意无意间对符号的文

化内涵进行取舍、拓展乃至再造。就凤凰与菲尼克斯的个案而言,如果
说直至 19 世纪末,两者的关系主要表现为欧洲叙事中菲尼克斯对凤凰
的主动覆盖与取代,那么 20 世纪郭沫若所创造的“凤凰涅槃”可谓是逆
向而行。

1920 年新诗“凤凰涅槃”初次发表时,28 岁的郭沫若仍在日本求学。
留日期间他同时习读德英日语。据他所言,“日本的高等学校的功课,有一
半乃至以上便是学外国语言,有第一外国语,第二外国语[……]学生的自
修时间差不多就是翻字典的时间”(1933: 50-51)。《凤凰涅槃》初版有副
标题“菲尼克斯的科美体”,诗序则言之凿凿曰“此吾国所谓凤凰也”
(1983: 44)。据此可知初版时诗人确以为凤凰即菲尼克斯,这层灵感大概率
来自外语字典。之后诗人查阅了德国埃及学家维德曼(Alfred
Wiedemann, 1856-1936)发表于 1878 年的文章“古埃及的菲尼克斯传
说”^①,较为完整地了解到菲尼克斯神话,于是将诗序修正为“此鸟恐即中
国所谓凤凰”或“按此鸟殆即中国所谓凤凰”(1983: 44-45)。尽管查看了
德国学者的考据文章,郭沫若的理解却有自己的逻辑。1920 年 1 月 26 日
致宗白华的信中,诗人写道“写到处,我想我国底‘金乌’上来。日中有
三足鸟。《淮南子 天文训》云‘火气之精者为日。’凤凰此鸟,在古时原为
日之征象,即所谓‘金乌’,到了后世渐渐分化了的,也未可知。”由此提出
菲尼克斯源自“金乌”或两者同源的可能。他更进一步说明“拙诗中以为
凤凰即‘菲尼克斯’底原因:(一)凤与 phoen——字音相近,(二)同为火
精,神怪的程度相等,(三)凤本产于南荒,地点与印度天方等相近。”
(51)^②本意只是创作一首抒情诗,却因为一处细节多次修订、考据,可见郭
沫若确实认真思考过如何面对凤凰与菲尼克斯的关系。

但是对诗人而言,真正的问题不在于词源或考据,不在于凤凰与菲尼
克斯的潜在共源性,而在于这组同义词为他提供了一个“绝妙的
symbolicalness(象征)”(52)。留日期间,外国文学阅读使他的想象与诗情
饱受激荡,新诗创作充盈着“欧化底狂癖”,“不独形式十分欧化,而且精神
也十分欧化了”(闻一多 1923a: 5)。与此同时,1919 年五四运动的爆发也
给身在异国的诗人带来震撼,对民族振兴心向往之。朱自清曾经说过,在
中国诗歌史上,“看自然作神,作朋友,郭氏诗是第一回。至于动的和反抗
的精神,在静的忍耐的文明里,不用说,是更没有过的。不过这些也都是外

^① Alfred Wiedemann. 《Die phönix — Sage im Alten Aegypten》, *Zeitschrift für ägyptische Sprache und Alterthumskunde*, XVI. Leipzig: J. C., Hinrichs'sche Buchhandlung, 1878.

^② 郭沫若致宗白华的信原载于 1920 年 2 月 4 日《时事新报 学灯》“通讯”栏。

国影响”(朱自清 149)。郭沫若的意图十分明确“我的那篇‘凤凰涅槃’便是象征着中国的再生。”(1933: 88) 怎样的再生,如何象征?正如“我们的文学新运动”中所宣告的那样“我们要像暴风一样唤号,我们要如火山一样爆发,要把一切的腐败的存在扫荡尽,烧葬尽,迸射出全部的灵魂,呈现出全部的生命。[……]凤凰要新生,要先把尸骸火葬。我们的事业,在目下混沌之中,要先从破坏做起。我们的精神为‘反抗’的烈火燃得透明。”(1923: 14-15) 烈火的意象在郭沫若的笔下反复出现,火象征破坏与毁灭,也象征罪恶的净化与精神的爆发。凤凰作为旧文化的传统图腾,它所隐喻的政治社会结构与道德伦理法则都属于既往的时代。从菲尼克斯神话中撷取浴火重生的元素,让凤凰亦在烈火中焚葬自己的身体,正仿佛对旧时代履行庄严的血祭仪式,迎合了彼时文人强烈的变革愿望。因此尽管诗人与当时的读者都明白,“凤凰涅槃底凤凰是天方国底‘菲尼克斯’并非中华的凤凰”(闻一多 1923a: 6),但是对心急如焚的文化革新者来说,凤凰与菲尼克斯同义与否其实无妨,关键是从两个词语的混同中获得灵感并抓住良机,从而在菲尼克斯神话中抽取血液,为凤凰注入新鲜的生命。

结 语

正如比较学者皮埃尔·布吕奈尔(Pierre Brunel)所言“任何新词背后都存在某种隐秘的或明示的争论意图”(Brunel 38)。新词“凤凰涅槃”的创造似乎出于偶然,背后却包含着某种必然性。凤凰与菲尼克斯的相遇始于17世纪。欧洲传教士最早将凤凰介绍到欧洲,并慢慢发现凤凰与源自埃及的菲尼克斯之间有所相似。当时凤凰仅是远东异闻录的一部分,作者常以欧洲人熟悉的菲尼克斯作为参照,方便欧洲人想象其形态。彼时凤凰与菲尼克斯之间泾渭分明,两者拥有各自的正式称谓与历史典故,并无混淆的可能。随着19世纪中欧交通日趋频繁,或许为了方便语言沟通,或许出于文化优越感,欧洲各国旅行者开始用“中国的菲尼克斯”指称凤凰,后逐渐发展为直接以菲尼克斯指代凤凰之名。语言学家和东方学学者的态度最初较为严谨,保持对凤凰与菲尼克斯的严格区分,但随着民间约定俗成的称谓逐渐普及,学者的审慎态度也开始动摇。自19世纪下半叶起,包括英、法、德乃至日、韩各语种在内的汉外字典大多以简单直接的方式认同了凤凰与菲尼克斯的一致性,为凤凰即菲尼克斯的等式提供了背书。欧洲东方学者甚至宣告世上只有一只菲尼克斯,凤凰仅为其变体,为两者的同一性提供了学理依据。字典辞书与百科全书类著作对外语初习者具有不

可动摇的权威性,往往能轻易获得读者的信任与接受。1920年代初郭沫若赴日学医期间,应当先是通过外语字典,随后借助德国东方学者的论述获知凤凰与菲尼克斯的相似性。对年轻诗人而言,这对同义词为他澎湃的诗情提供了助力,陈旧的凤凰意象由此获得改头换面的契机。1920年新诗的发表意味着新词“凤凰涅槃”正式面世。该词对“浴火重生”的桥段并非流于形式的简单移植,而是将其融入另一套完整的叙事逻辑,赋予精神层面的象征意义。如闻一多所言“丹穴山上底香木不止焚毁了诗人底旧形体,并连现实一切的青年底旧形骸都毁掉了。凤凰底涅槃是诗人与一切的青年底涅槃。”(1923a: 7)菲尼克斯“浴火”仅仅涉及繁衍与永生,凤凰“浴火”则演绎成对勇气、牺牲与复兴的民族精神的建构与呼唤。诗人汲取异域神话元素幻化为自我民族精神的意象,借助“浴火更生”的情节,凤凰脱胎换骨,摇身化为现代中国于满目疮痍中复兴的重要精神符号。于是在欧人演绎的“凤凰”即“菲尼克斯”这组伪同义词基础上,由菲尼克斯对凤凰的遮蔽反向发展为凤凰对菲尼克斯的收编,衍生出一套隐喻现代中国反抗精神与民族主义的新神话。1920年代之后,词语“凤凰涅槃”广为传播,在反复使用中获得充实,成为妇孺皆知的典故,可算是现代汉语发展史上的有趣案例。“凤凰涅槃”及其所代表的新神话逐渐成为经典,借助一套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动人叙事,参与了中国现代民族精神的建构,甚而对20世纪上半叶的社会变革产生潜移默化的推动力。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 Amiot, Joseph-Marie. *Mémoire sur la musique des Chinois, tant anciens que modernes*. Paris: Nyon l'aîné, 1779.
- Argens, Marquis de. *Lettres chinoises*. La Haye: P. Paupie, 1740.
- Brunel, Pierre. *Mythocritique, Théorie et parcours*. Paris: PUF, 1992.
- Confucius et Mencius. *Les quatre livres de philosophie morale et politique de la Chine*. Traduit du chinois par Guillaume Pauthier. Paris: G. Charpentier, 1858.
- Congrès provincial des orientalistes français. *Compte-rendu de la session inaugurale*. Levallois, 1874. Tome 2. Paris: Maisonneuve, 1875.
- Couvreur, Séraphin. *Dictionnaire chinois-français*. Imprimerie de la Mission Catholique, 1890.
- . *Le Dictionnaire Français-Chinois contenant les expressions les plus utilisées de la langue mandarine*. HO KIEN FOU: Imprimerie de la Mission Catholique, 1884.
- Debesse, Auguste. *Le Petit Dictionnaire Français-Chinois*. deuxième édition, septième mille. CHANG-HAI: Imprimerie de la Mission Catholique, à l'Orphelinat de T'ou-SE-WE, 1903.
- Du Halde, J. B. *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 Tome 1. Paris: P.-G. Le Mercier, 1735.
- Guignes, Joseph. de. *Le Dictionnaire chinois, français et latin*. Paris: Imp. Nationale, 1813.
- 郭沫若《〈女神〉汇校本》, 桑逢康校。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3年。
- [Guo, Moruo. *Goddess (Collected Text)* (nü shen hui jiao ben). Annot. Sang Fengkang.

- Changsha: Hun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83.]
- : “凤凰涅槃”,《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1982年。34-54。
- [—: “Nirvana of the Phoenix”(feng huang nie pan). *Complete Works of Guo Moruo. Literature*. Vol. 1. Beijing: The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82, 34-54.]
- : “我们的文学新运动”,《创造周报》3(1923):12-14。
- [—: “Our New Literary Movement”(wo men de wen xue xin yun dong). *Creation Weekly* 3 (1923): 12-14.]
- : 《创造十年》。上海:现代书局,1933年。
- [—: *Ten Years of Creation*. (chuang zao shi nian). Shanghai: Modern Publishing House, 1933.]
- 郭璞注《尔雅注疏》卷10,邢昺疏,李传书整理,徐朝华审定。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 [Guo, Pu. annot. *Er Ya's Annotation*. Vol.10. Eds. Xing Bing & Li Chuanshu. Correct. Xu Zhaohua.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ublishing House, 2000.]
- Hamelin, A.-M. *Dictionnaire alphabétique chinois-français de la langue*. Paris: E. Leroux, 1877.
- Hedde, Isidore. *Description méthodique des produits divers recueillis dans un voyage en Chine par Isidore Hedde* [-] et exposés par la Chambre de commerce de Saint-Étienne. Saint-Étienne: Impr. de Théolier aîné, 1848.
- Herausgegeben von mitgliedern der katholischen mission sud-Schantung. *Deutsch-Chinesisches Hand-Wörterbuch*. Zweite Auflage, Yenchowfu: Druck und verlag der Katholischen Mission, 1906(second edition 1917) .
- Jacobi, Édouard. *Dictionnaire mythologique universel, ou Biographie mythique des dieux et des personnages fabuleux de la Grèce, de l'Italie, de l'Égypte, de l'Inde, de la Chine, du Japon, de la Scandinavie, de la Gaule, de l'Amérique, de la Polynésie, etc.* Traduit de l'allemand, refondu et complété par Th. Bernard. Paris: Firmin-Didot, 1863.
- Kircher, Athanasius. *La Chine d'Athanase Kircher de la Compagnie de Jesus, illustrée de plusieurs monuments tant sacrés que profanes* [-]. Amsterdam: chez Jean Jansson à Waesberge, & les heritiers d'Elizée Weyerstraet, 1670.
- 李昉等编修《太平御览》第915卷,粹文堂,“中国学术名著·类书类”,影印本(卷七)。开封:明伦出版社,1975年。
- [Li, Fang, et al. eds. *Imperial Readings of the Taiping Era* (tai ping yu lan) Vol. 915, “Chinese Academic Masterpieces, Reference Books” Vol. 7. Kaifeng: Minglun Publishing House, 1975.]
- 李珣、金光淳编《日鲜华英字典》。首尔:新旧书林,1917年。
- [Li, Wen and Jin Guangchun. eds. *Japanese-Korean-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Seoul: New and Old Bookstore, 1917.]
- 陆伯鸿、宋善良、岳翼如、沈志高等编《法华新字典》。上海:商务印书馆,1915年。
- [Lu, Bohong, Song Shanliang, Yue Yiru and Shen Zhigao. eds. *Dictionnaire Français-Chinois*(fa hua xin zi dian). Shanghai: The Commercial Press, 1915.]
- Macartney, George. *Voyage dans l'intérieur de la Chine et en Tartarie fait dans les années 1792, 1793 et 1794 par lord Macartney*. Tome 1. Traduit de l'anglais par J. Castéra. Paris: F. Buisson, 1804.

(下转第201页)

- [Wang , Shifu. *The Romance of the Western Chamber* (xi xiang ji) . Annot. zhang Yanjin.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05.]
- 望野《千年梦华——中国古代陶瓷枕》(第2编)。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年。
- [Wang , Ye. *Thousand Years Dream II: Chinese Antiquity Ceramic Pillow* (qian nian meng hua: zhong guo gu dai tao ci zhen) . Beijing: Antique Publishing House ,2010.]
- 巫鸿《礼仪中的美术》,郑岩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
- [Wu , Hong. *Art in Its Ritual Context* (li yi zhong de mei shu) . Trans. Zheng Yan et al.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5.]
- 谢赫、姚最《古画品录 续画品录》,王伯敏标注。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59年。
- [Xie , He and Yao Zui. *The Record of the Classification of Old Paintings* (gu hua pin lu xu hua pin lu) . Annot. Wang Bomini. Beijing: People's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1959.]

(上接第244页)

- 马礼逊《华英字典》影印版第一卷。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年。
- [Morrison , Robert. *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hua ying zi dian) . Zhengzhou: Elephant Press ,2008.]
- 潘小松《晚清民国双语词典文献录》。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2年。
- [Pan , Xiaosong. *Bilingual Dictionaries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wan qing min guo shuang yu ci dian wen xian lu) . Jinan: Shandong Pictorial Publishing Co. , 2012.]
- Parley , Peter. *Histoire de la Chine et des chinois*. traduit de l'anglais par Mme A. B .. Paris: P.-C. Lehubey ,1850.
- Pauthier , Guillaume. *L'Univers , Chine ou Description historique , géographique et littéraire de ce vaste empire , d'après les documents chinois*. Paris: F. Didot frères ,1839.
- Rousset , Léon. *À travers la Chine*. Paris: Hachette ,1886.
- Voltaire. *Romans et contes*. texte établi et annoté par René Groos. Paris: Gallimard ,1954.
- 闻一多“女神之地方色彩”,《创造周报》5(1923a):5-9。
- [Wen , Yiduo. “The Local Color of the Goddess” (nü shen zhi di fang se cai) . *Creation Weekly* 5(1923 a) : 5-9.]
- :“女神之时代精神”,《创造周报》3(1923b):3-8。
- [—: “The Modern Spirit of the Goddess” (nü shen zhi shi dai jing shen) . *Creation Weekly* 3 (1923b) : 3-8.]
- 杨少坪《增广英字指南》卷四。上海:商务印书馆,1905年。
- [Yang , Shaoping. *Expanded English Study Guide*. (zeng guang ying zi zhi nan) Vol. 4. Shanghai: The Commercial Press ,1905.]
- 袁珂校注《山海经校注》卷一《南次三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 [Yuan Ke. annot. *The Classic of Mountains and Seas*(shan hai jing jiao zhu) . Vol. 1. Shanghai: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1980.]
- 朱自清“《诗集》导言”,《1917-1927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言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146-151。
- [Zhu , Ziqing. “Introduction to the *Collection of Poems*” (shi ji dao yan) . *Complete Works of Chinese New Literature 1917-1927 , Introductions*. Tianjin: Tianj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9. 146-151.]